

歌悼西班牙大提琴家
卡薩爾斯(Pablo Casals, 1876-1973) 桂恆輝

九十六生的卡薩爾斯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逝世于他的第二故鄉——波多黎各，36年來卡薩爾斯無時無刻不在夢想回到他的第一故鄉——西班牙，但終因獨裁者佛朗哥老而不死，而使他客死他鄉，我想這是他九泉之下唯一的遺憾。

霍洛維茲、海菲茲、卡拉揚這些人不過是一個音樂家，但卡薩爾斯不僅是一位音樂家，而且是自由與正義的家徽，二十世紀人文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像他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以一人之力獨抗整個專制的獨裁政權，因此他的逝世，也同時象徵着西班牙內戰告了一段落；三年前他以94高齡猶在聯合國演奏他的「白鳥之歌」，絕大部份的听众都含着眼淚在听他吃力地演奏過首曲子，身為海外台灣人，卡薩爾斯的情愫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因為他的思鄉之情與我們的思鄉之情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來美之後，雖然听過了百場以上的精彩音樂會，但沒有一場會比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晚上，看卡薩爾斯指揮一百個大提琴家更加人心弦的經驗。那時他已93岁了，他走路時必須有人扶着，但一旦走上指揮台，拿起指揮棒却活像一個回復青春的淳士總，比當時88岁的史托科夫斯基更具有活力，要是沒有對音樂與故鄉的熱愛，卡薩爾斯是不會活到96岁的。這是我生平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親眼看見他。那天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位大提琴家，都是自掏腰包，主要的原由是若沒有卡薩爾斯的出生，大提琴絕對不會有今天的地位，也不可能名家輩出，他對提倡大提琴的貢獻，正如蘭多夫斯卡之於大鍵琴，塞吉比更(Segovia)之於吉他【但塞氏對政治方面是個明哲保身型的人，他因為有家在西班牙，因此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政治的問題，其他如西班牙女高音卡芭蕾(Caballe)也是。】這是在歷史上才一次有這多的大提琴家聚集在一起，卡薩爾斯好像是結合大家心靈的家長，那天他一出場，全場听众立刻自動站起來鼓掌十分鐘。這與總統或國王的出場所引起的鼓掌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大家內心自動的共鳴感，後者是外在的禮貌與傳統的要求。卡薩爾斯人格的感召力量比他的

音樂更動人，他注意的不是印在樂譜上的音符，而是作曲家的原創精神底共感。

卡薩爾斯與畢卡索這二位二十世紀藝術界的代表性人物，分別以大提琴與畫筆為武器，向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槍桿子挑戰，這種唐吉訶德式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主義，正是西班牙最可貴的民族傳統，現在大家早已忘記了當年把唐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關入監獄的握有槍桿子的統治者，但唐吉訶德卻成為西班牙民族精神的象徵，由此我們也可以預言，五百年之後，人們之所以還會記得獨裁者佛朗哥，將純粹是因為卡薩爾斯及畢卡索曾出過反對過他的緣故。卡薩爾斯的一生啓示我們：「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專制獨裁者，所有具有良知的國民，必須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態度，永遠堅持抗議的精神，以便向該民族的歷史做了交待；如果在自己熱愛的故鄉無法做一個自由人而活，則寧願流亡異國，而向自己的鄉土做遠遠的奉獻。」雖然佛朗哥使西班牙淪入不民主的黑暗時代，成為歐洲最不民主的國度，而使整個西班牙民族蒙塵；但另一方面卡薩爾斯在海外高揚並保存了西班牙民族良知的理想，鼓舞全人類向理性與和平之域邁進，不管是為西班牙民族建立了自唐吉訶德以來，最堅強的精神堡壘，並且成為西班牙民族的光荣象徵。

卡薩爾斯是二十世紀第一位以音樂家的身份，而成為類似史坦哲、羅素這種「世紀老人」的崇高地位者，從他們的相繼去世之後，今日世界再也沒有這種人道主義重鎮底「世紀老人」型的人物了。

• 歡迎來稿 •

- 一、來稿應由島內及海外的台灣人民有關。
- 二、為方便編排起見，來稿請用格紙寫，並每頁33行，每行28字。
- 三、本刊對來稿有校刪改，如不願被刪改者，請註明。
- 四、如作者要保存原稿，請註明。本刊當適時寄還。